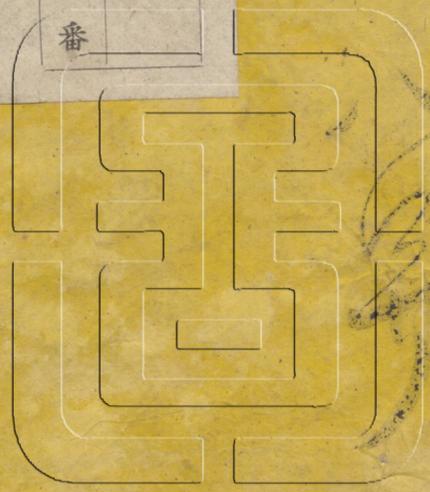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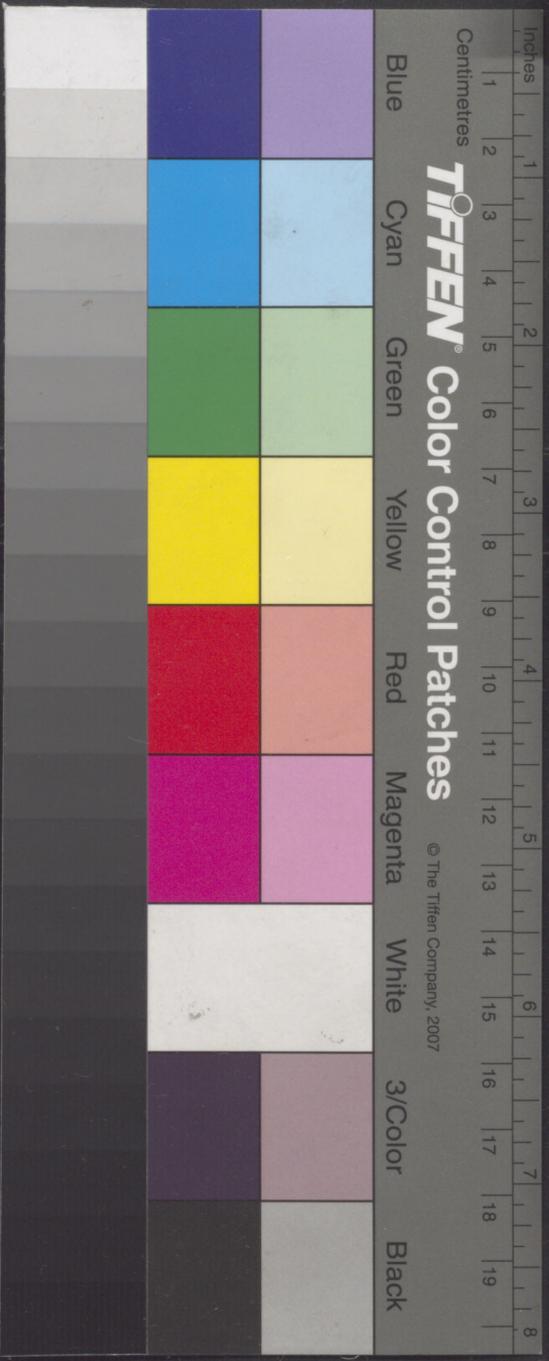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black ink, possib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mark, located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of the book cover.

保存期限五ヶ年  
自明治廿一年四月  
至明治廿六年三月  
第一部  
冊數 廿九  
第九番  
愛知縣尋常中學校



明治新刻 史記評林 卷之七



Centimetres  
In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提出此

拜相書

拜將書

定反邑書  
楊慎曰此後俱  
編年者帝紀體  
善戰書

取城書

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二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

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文穎曰。主廐內。小吏。官名。或曰侍從賓客。謂之舍人。一也。

蒙鶩王齮。鳳公等為將軍。徐廣曰。齮一作龍。○索隱曰。蒙鶩。齊人。蒙武之父。蒙恬之祖。王齮。即王騎。昭王二十九年。代大夫陵。伐趙者。廉公。蓋廉邑。公史失其姓名。○正義曰。騎。魚綺反。廉。彼苗反。蓋秦之縣邑。大夫稱公。若楚制。劉伯莊云。音綺。後同。○應劭曰。應秦邑。

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蒙鶩擊定之。王年少。初即位。委

二年。熙公將卒攻卷。正義曰。將子匠反。卒子必反。卷。丘員反。斬首三

萬

三年。蒙鶩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

鶩攻魏氏。賜有詭。徐廣曰。賜音場。○索歲大饑。隱曰。音暢。魏之邑名。

四年。拔。賜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

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災異書  
按內粟拜爵  
始此

五年。將軍鶩攻魏。定酸棗。長平。地理志。陳留。有酸棗縣。○徐廣曰。一。作千。關案。地理志。汝南。有長平。

城。在滑州。酸棗縣。北。燕虛。長平。徐廣曰。一。作千。關案。地理志。汝南。有長平。

縣也。○索隱曰。上邑名。春秋桓十二年。會于虛。又戰國策曰。拔燕酸棗。虛。桃人。桃人。亦魏邑。虛。地。今關蓋與諸縣相近。按

今東郡。燕縣。東三十里。有故桃城。則亦非遠。○正義曰。燕鳥田反。括地志云。南燕城。古燕國也。滑州。昨城縣。是也。姚虛。在

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孝經。授神契云。帝舜生於姚墟。即東郡也。長平。故城。在陳州宛丘縣。西六十六里。雍丘

山陽城。地理志。陳留。有雍丘縣。河內。有山陽縣。○正義曰。雍於用反。汴州縣。皆拔之。取

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正義曰。徐廣云。在常山。按本趙

阻隔也

按習學記言云始皇七年九年十三年彗星從橫竟天不獨告六國滅亦告秦亡兵兆書

按此一段四節文法四變

也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正義曰彗

音似歲反見並音行練反孝經內記云彗出北斗兵大起指

其處大惡彗將軍鶩死以攻龍孤慶都徐廣曰

日旁子欲殺父將軍鶩死以攻龍孤慶都慶一作

又有挾龍山又定州唐縣東北五十四里有孤山蓋都山也

帝王紀云望堯母慶都所居張晏云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

在南相去五十里北登堯山南望慶都山也注水經云望都

近疑即都山孤山及望都故城三處相近還兵攻汲彗

星復見西方正義曰復扶富十六日夏太后死

索隱曰莊襄王所生母正義曰子楚母也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

將軍擊趙反正義曰將如字將死屯留正義曰括

留故城在潯州長子縣東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

洮正義曰臨洮水故名臨洮洮州在隴右去京千五百五

郡將軍壁死正義曰壁邊瓦反言卒屯留蒲鶮反

戮其屍徐廣曰鶮一作鶮屯留蒲鶮皆地名也壁于此地

誘於屯留而死屯留蒲鶮二邑之反卒雖死猶皆戮其屍鶮

古鶴字正義曰卒子忽反河魚夫上索隱曰謂河水

亦言遭水害也即漢書五行志曰始皇八年黃河之魚西上入

渭水也漢書五行志云魚者陰類臣民之象也十七年滅

韓二十六年盡并天下自滅韓至并天下蓋十年矣周本紀

其紀明關東後秦其象類先見也輕車重馬東就

食徐廣曰無此重字索隱曰言河魚大上秦人皆輕

皆輕車重馬而食索隱曰言河魚大上秦人皆輕予之山陽地正義曰予音與括地志云山陽故城令

戮戮尸也  
死體屢刑也  
入厚也

按京房易傳云衆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長安君反明年嫪毒

變臣書

皆出自太后命

以毒秦人  
以毒生對  
世當淫日  
以毒  
音汚弱

史記卷六 秦本紀

二

今不曰太子而  
只曰封之子也  
云者罪始皇也  
春秋制其母亦  
不能制其母亦  
此意

光緒曰七年  
而始皇弟長  
安君反九年  
彗星凡三見  
而膠毒反兩  
年七可見彗  
者異事蓋始  
惟皇位無幾  
而天固已厭  
之矣固曰前後  
光緒曰與呂  
二段當合看  
不章傳合看  
可事不韋小  
至說事之醜考  
至秦始極矣

太史公紀之  
獨詳亦詩錄  
淫奔之意

茅坤曰次定毒  
之亂如畫  
兵變書

毒居之侍中說秦始皇母予嫪毐淫坐誅故世人罵淫曰嫪毐  
官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小大  
皆決於毒又以河四太原鄉一作廣曰河更爲毒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正義曰垣作垣垣音袁括地志

云故垣城漢縣治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

邑故城在潞州縣北四十五里在蒲水之北故言蒲陽即蒲

公子重耳所居邑也四月土宿雍禁豎曰上者尊位所在也裴

依違但言上不敢禮記云二十而已酉王冠帶劍徐廣曰年二十二

冠按年二十一也長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

禁豎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

皆曰御御之親愛者曰幸璽者印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鈕

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左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

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

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  
莫敢用○正義曰崔浩云李斯磨和璧作之漢諸帝世傳服

正義曰垣作垣垣音袁括地志

在蒲水之北故言蒲陽即蒲

禁豎曰上者尊位所在也裴

徐廣曰年二十二

正義曰冠音灌

徐廣曰年二十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垣作垣垣音袁括地志

在蒲水之北故言蒲陽即蒲

禁豎曰上者尊位所在也裴

徐廣曰年二十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垣作垣垣音袁括地志

在蒲水之北故言蒲陽即蒲

禁豎曰上者尊位所在也裴

徐廣曰年二十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垣作垣垣音袁括地志

在蒲水之北故言蒲陽即蒲

禁豎曰上者尊位所在也裴

徐廣曰年二十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正義曰冠音灌

徇其狗道

賈一本作械

接鬼薪即今徒囚

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衛尉秦官內史肆佐弋竭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弋竭

射者正義曰射者音朔中大夫令齊等正義曰令力政反中大

十人皆梟首梟首於木上曰梟車裂以徇正義曰車裂以徇

滅其宗皇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兩弟撲殺之取太后

之賈陽宮下今曰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漢書其脊諫而

死者二十七人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焦曰陛下事諫而

帝曰走告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焦曰陛下事諫而

假父有娥姪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選母賈陽有不孝

之行漢書諫士有桀紂之治天下聞之瓦解無向秦者王

乃自迎太后歸咸陽立茅焦為傅又爵之至上卿括地志云茅

焦滄州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茅宗

人罪重者已刑戮輕者罰徒役正義曰言毒舍及奪爵遷蜀四

千餘家房陵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房陵即今房州房陵

部接東南一千三百一十里也正義曰在益州四月寒凍有死者正義

大政書  
秦政逐太后而  
述茅焦恐太

按說苑云秦  
始幸嫪毐始  
皇取毒車裂  
之取兩弟撲  
殺之取兩弟  
遷之賈陽宮  
下殺之賈陽  
而殺之賈陽  
其脊諫者戮  
者二諫而人  
茅焦乃上謁  
曰陛下有娥  
假父不慈之  
弟有心不慈

日四月建巳之月孟夏寒凍民有死者以秦法酷急則天應

之而史書之故尚書洪範云急常寒若孔注云君行急則常

寒順楊端和攻衍氏正義曰衍羊善反在鄭州

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十年徐廣曰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為將

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

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

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苑

曰始皇帝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直

使取復成安秦社稷獨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

復居甘泉宮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大索逐客李斯上書

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

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



殺將書

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又云。平陽。戰國時屬韓。後屬趙。殺趙將扈輒。正義曰。扈音戶。輒張獵。反。趙之將軍。斬首

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正義曰。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常山

稟城縣西南二十五里也。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正義曰。即貝州武城縣外。

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城在雍州雲陽縣西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宮在焉。韓王

請為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

地理志云。太原有狼孟縣。地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正義曰。假格雅。

音符。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正義曰。麗力知反。括地志云。雍州新豐縣本周時驪戎邑。左傳云。晉獻公伐驪戎。杜注云。在京兆新豐縣。其後秦滅之。以為邑。

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正義曰。韓王安之九年。秦盡滅之。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

后卒。民大饑。

十八年。徐廣曰。巴郡出木人。長二十五尺六寸。大興兵攻趙。王翦將

上地。正義曰。上都王縣。今綏州等是也。下井陘。服虔曰。山名。在常山。今為縣。音刑。端

和將河內。羗。虜伐趙。端和圍邯鄲城。

十九年。王翦羗。虜盡。定取趙地。正義曰。虜。胡罪反。東陽

得趙王。索隱曰。趙王遷也。正義曰。趙幽繆王遷八年。秦取趙地。至平陽。平陽在貝州歷亭縣界。遷王於房

滅六國書

按王翦本傳  
歸老頻陽  
有丁曰前攻

君有相國昌平  
君今或坐新鄭  
反而徙

惡楚而善於齊  
王翦帥師伐楚  
田璆謂齊王曰  
盡救諸齊王曰  
秦救楚是絕秦  
也救楚與楚絕  
秦敵也必亡不  
如起師以助秦  
猶可以為德而  
固其交田璆曰  
不然秦虎狼也  
秦已取其四所  
存者齊與楚耳  
辟如摘果與近  
而後遠其未也  
其能終留之乎  
今秦豈誠惡楚  
而愛齊也齊楚

陵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  
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  
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  
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  
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正義曰解紅買反而使王翦  
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  
西

二十一年王賁攻薊正義曰賁音奔乃益發卒詣王翦  
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  
王東收遼東而王之正義曰王于放反王翦謝病老歸  
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正義曰雨于遇反深二

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

其王請降索隱曰魏王假也盡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正義曰

曰秦號楚為荆以莊襄王取陳以南至平輿地理志云汝南

有平輿縣正義曰輿音餘平輿虜荆王索隱曰荆王負芻也

楚稱荆者以避莊襄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

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徐廣曰淮一作江○正義曰昌平也楚淮北之

地盡入秦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

燕遂自殺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

李歡樂天  
飲酒也

若合猶足以敵  
秦以地言之則  
楚近而攻秦遠  
交而近故將伐  
宿計也善齊以  
楚先善齊以絕  
其援楚後專齊  
力能獨存乎齊  
有之曰攢矢而  
折之不易也此  
折之曰易也此  
秦之已效計也  
楚國朝亡齊必  
而遂伐齊滅之

丘濬曰三代建  
制之大莫大於  
封建至是掃蕩  
無餘矣武王承  
夏商之餘分封  
八百國春秋之  
世惟餘十二諸  
侯僅七而初晉  
之田當是時雖

曰氣勢卑陋封  
令之微意猶有  
建一線之存也  
始滅趙滅魏滅  
次滅楚滅韓  
燕滅齊滅魏滅  
關以齊帝呼此  
以建萬國親諸  
侯永無自復之  
後矣是蓋世道  
期變之端也  
大變之端也  
又曰嗚呼秦至  
无道也乃孟定  
不乃殺一人孟  
不乃殺一人孟  
六國兼并其勢  
豈所兼并之勢  
謂漢主驅除者  
耳曾幾何時六  
國盡王諸將天

喜正義曰燕王喜之還攻代王嘉王翦遂定  
荆江南地正義曰言王翦遂平定楚及降越君正義  
曰降開江反楚威王已滅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其餘自稱君長今降秦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酺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為人物災  
害之神蘇林曰陳留俗三月止己水上飲食為酺○正義曰  
趙魏燕楚五國故天下大酺也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  
正義曰勝音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  
升齊相姓名索隱曰六國皆滅也十七年得韓王安十九  
得齊王建年得趙王遷二十二年魏王假降二十三年  
虜荆王負芻二十五年得燕王喜三十六年得秦初并  
齊王建○正義曰齊王建之三十四年齊國亡秦初并  
天下令丞相御史曰正義曰令力政反異日韓  
王納地效璽猶至見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  
趙魏合從畔秦故與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

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  
其質子正義曰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與兵誅  
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  
滅之魏王始約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  
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  
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蘇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  
林曰青陽長沙縣是也  
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  
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  
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  
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  
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  
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漢書百官表

下紛擾民不聊生卒之乃寬仁于度孟之公也孰謂哉子之國茅坤曰次六國罪案如掌與項羽定諸侯而自立西楚霸王約文並岩逸秦始之惡極矣然紀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侯置守令即王族也親無尺土然大奉曰亦廓然丘濬曰帝王稱號之盛至是無以加矣盤古三稱帝者五稱王者來稱皇者三稱帝者五稱王者下自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兼用之後世襲

秦官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也○索隱曰籍姓王劫姓馮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實諸朝廷與衆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  
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與義兵蔡邕曰陛下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下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正義曰郡人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漢書百官表曰博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禪書云昔者太帝使素女鼓瑟而悲蓋三皇已前稱泰皇太昊也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詔詔詔詔詔詔告○正義曰令音力政反制詔天子自稱曰朕蔡邕曰朕我也三代無文秦始有之天子自稱曰朕古者上下共稱

而稱之而以王封其臣子遂爲高世不可易之制是亦世變之一初也又曰帝王之制者與謨載於誓命是已而其則謂曰朕曰予至是始下通命也制是始下通命也曰朕爲詔自稱專而臣上之所得與焉遂爲萬世變之定制是亦世按太初也後世遂用之此以爲王者之稱以後世遂用之此以爲王者之稱王應麟曰法秦皇欲推三萬六千歲莽歷紀其愚一

之貴賤不嫌則可以同號之義也臯陶與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王曰去泰正義曰去音丘呂反著皇采上古帝位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曰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道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漢高祖尊父曰太上皇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倣此也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母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蓋法周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正義曰二世三世至子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鄭玄曰音亭傳○索隱曰音張戀也漢書郊祀志曰齊人鄒子之徒以爲周得火德秦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採用能滅火者水也故稱從其所不勝秦代周德從所不勝索隱曰封禪書曰秦文公獲黑龍於方今水德之始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

道若味章皆三  
句爲韻李斯刻  
石文體亦有所  
祖也諸銘直致  
又華采頗雜以  
無讀自是秦時  
吏讀文字秦時  
一維慎曰秦核  
王質直而簡文  
如世貞曰秦始  
皇時李斯所撰  
嶧山碑三句始  
下二韻是琅邪  
第一章法琅邪  
臺銘句換是韻  
三句一若味章  
子明道若味章  
法而遺詔在

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正義曰從  
財用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正義曰祇音脂治道運行諸  
反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  
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  
設長利正義曰長直良反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  
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  
隔內外徐廣曰隔一作醜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  
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竝勃海以東正義正  
日竝白浪反勃過黃腫地理志東萊有黃腫縣○正  
作渤蒲忽反義曰腫逐瑞反字或作陸括地  
志云黃縣故城在萊州城以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也牟  
平縣城在黃縣南百三十里十三州志云牟平縣古臚縣也牟  
窮成山登之罘浮括地志云在萊州文登縣○正義曰罘音  
八里成山在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窮登極也封禪書云  
八神五日陽主祠之罘七曰日主祠成山斗入海又云

按凡用五韻  
起每韻以皇帝

之罘山在海中文立石頌秦德焉而去一本無南登琅邪  
正義曰今兗州東沂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  
州密州即古琅邪也  
萬戶琅邪臺下地理志云越王勾踐嘗治琅邪臺在渤海間  
蓋海畔有山形如臺在琅邪故曰郎臺○正義曰括地志  
云密州諸城縣東南百七十里有琅邪臺越王勾踐觀臺也  
臺西北十里觀臺以望東海遂號合秦晉齊楚以尊輔周室歌  
都琅邪立觀臺以望東海遂號合秦晉齊楚以尊輔周室歌  
血盟即勾踐起臺處括地志云琅邪山在密州諸城縣東南  
百四十里始立層臺於山上謂之琅邪臺孤立衆山之  
秦王樂之留三月立復十二歲正義曰復音福復三  
石山上頌秦德也萬戶徙臺下者今琅  
耶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二句爲  
臺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  
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  
東土以省卒士正義曰省山井事已大畢乃臨  
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

揖志身志也

音輒從專與博不同博音小從十從專

巨猶統一也

按畫計也如畫如其計畫也

莊嚴也 肅莊嚴 肅也

通近也畫畫 柔遠能通

驥馬和梁貌

王張侍 驥然交欣 又欣也

宛委餘篇云 秦雖廢封建而 功臣亦有一二 封侯者見於碑 山之眾諸碑可 殲凡列侯倫侯 二等如王離王 貴之類於右 丞相去疾倫類 也亦列侯之類 列侯倫侯五類 夫各隨人後不 厭頌費若矣人 楊慎曰秦之果 刻石去姓不稱 後世遂多不知 姓而歷代如漢 效之惑矣如漢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

普天之下。搏心掛志。索隱曰搏古專字左傳云如琴瑟之搏登揖音集。器

械一量。正義曰內成曰器甲冑兜鍪之屬外成曰械戈矛弓戟之屬壹量者同度量。同書文

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

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正義曰陵作

猶歷也。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

辟。正義曰音避。方伯分職。諸治經易。正義曰易音以鼓反言方伯分職治

在平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正義曰畫音戶卦反謂政理齊整分明若

邪惡。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

正義曰音胡郎反。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

怠荒。遠邇辟隱。正義曰辟正亦反。專務肅莊。端直敦忠。

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與利

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

正義曰協韻音棘。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

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正義曰解見夏紀

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索隱曰協韻音戶下無不臣者音堵

澤及牛馬音姥。○正義曰杜預云大夏太原晉陽縣按在今并州遷實沉於大夏王參即此也。人迹所

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

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

土。至于琅邪。刻侯武城侯王離。張晏曰列侯者見序例列

侯通武侯王貴。倫侯建成侯趙亥。索隱曰爵卑於列侯無封邑者

倫類也。亦承相隗林。索隱曰隗姓林名有本作隗狀者非顏之推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鐵秤權有銘云始皇

親所接。王劭亦云然。斯遠古之證也。○正義曰隗音五罪。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

教

史記卷六

十五

客書此一字耶

傳趙簡子伐衛者

大受郡縣下

注曰四郡當是

縣有蓋統郡也

按堯分天下為

九州禹復為十

二州禹復為十

侯并兼地日諸

以商名秦孝公

命之而始有郡

并天下罷侯置

守郡三改而統

而郡始改而統

不知矣此又不

夫楊膠 正義曰音 從與議於海上曰 正義曰從

音預言王離以下十八從始皇威與始皇議功德於海上立

石於琅邪臺下十八名字並刻頌此頌前後序兩句為韻此

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

法度不明假威鬼神 正義曰言五帝三王假借鬼神

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

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

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

為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

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 正義曰漢書郊祀志云此三

不遠蓋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

下臨之患且至風輒引船而去 僊人居之請得齋戒

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

入海求僊人 正義曰括地志云瀛洲在東海中秦始皇

乃於青梧山近湘水廟在湖南故言湘山祠 逢大風

何孟春曰非有

又作徐福古翻

兩漢時未有

切音註其聲相

字讀市作市下

人故疑福為別

名也 戲作漢童

光緒曰舟州

云秦人欲上

山假令天可

上天假令天可

情致甚饒令

秦皇漢武觀

之可博一咲

者鼎入泗水也

休烈  
休美也  
即美業也

原  
道天原出  
原天  
原本也  
又再也  
命膳罕言  
未有原  
未勿也  
謂所食  
之餘不可  
再進也

苗不耕  
又災也

舒雅曰威烈王  
時九鼎震動  
淪之既水震動  
則物沒也  
宋太丘社亡  
者自亡則社亡  
不自亡則社亡  
沒秦則始皇誠  
不在秦則始皇誠  
求之則始皇誠  
金人靈爽少矣  
猶能潛然淚下  
于鼎平神劍禹  
之將徒况神禹  
能躍入鼎不能飛  
水湛盧猶不能飛  
去楚國鼎不能飛  
秦用明矣不為  
盜維驚書不為  
今一快何為書  
王維快何為書  
盜維驚書不為  
今一快何為書

原  
原之而怒如  
者三始皇怒如  
之石盡出盡赤  
相傳山出始皇  
相傳山出始皇  
三之云至始皇  
夜石自起立為  
人言曰三人居  
來期焉已哉未  
旁其說後而十  
七年始皇出遊  
道經之眾病甚  
至沙丘說三乃  
始悟其說三乃  
未始皇來此而  
秦始皇來此而  
將死也此與遺  
滴池君之說相  
似然亦只兩異  
間觀此兩異事

闡音事不寧也  
又也

史記卷六

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索隱曰：列女傳亦以湘君為夫人，夫人是堯女，則湘君是舜妻。今此文以湘君為堯女，是總而言之。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正義曰：赭，音者。上自南郡由武關歸。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東九十里。春秋時，少習也。杜預云：習，商縣，武關也。二十九年初，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地理志：陽武縣有博狼沙。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索隱曰：三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正義曰：中，音仲，古者帝王巡狩，常以中月。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正義曰：從，才用音。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

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正義曰：貪戾無厭，於廉反，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徐廣曰：燁，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字縣之中，縣，音，承順聖意。索隱曰：協，韻音憶。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遣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彊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苗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索隱曰：怠，協，音，反，故國語范蠡曰：得時不怠，時

什儻也

我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也

於事無不通謂  
之聖又聖者也  
學聲知情可  
無事也

五家  
新居星

接太原諸歌  
為七言古詩  
之首

微行書  
始皇

老而不死  
曰仙  
仙也  
德入山也

房命九年  
擊始皇於博  
溟沙中史遷  
盜以盜書機  
二年間又逢  
指為盜耳然  
大索十日又  
大索不獲日  
者因左右以  
者力上平意  
者民欲亡秦  
而故假手於  
子房以擊者  
縱容以不其  
保護以喜其  
來而悲其晚  
亦縱而獲之  
乎故博去之  
中蘭池見沙  
吾不曰力何  
而曰秦民上  
者擊雖力上

不再來亦以  
志與時為韻  
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

臣遵分各知所行  
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

度臨古絕尤常職  
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

臣嘉德祇誦聖烈  
請刻之罽旋遂之琅邪道上

黨入猶從也

三十一年無事  
徐廣曰使也  
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

太原真人茅盈  
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諸歌曰神

仙得者茅初成  
駕龍上升入秦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

往在我盈帝若  
學之臘嘉平始皇問諸歌而問其故交老具

對此仙人之謠  
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

仙之志因改臘  
曰嘉平○索隱曰廣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

平周曰大蜡亦  
曰臘秦更曰嘉平蓋應歌謠之詞而改從殷

號也道書茅潔  
字初成今此云茅潔初成者為神仙之道其

增益潔字遂令  
七言之詞有衍爾賜黔首里六石米

二。始皇為微行  
咸陽張晏曰若微服之與武士

四人俱夜出逢盜  
蘭池○地理志云涇城縣有蘭池宮

即古之蘭池生  
咸陽縣界秦記云始皇都長安引渭

水為池築為蓬  
瀛刻石為鯨長二百丈逢盜之處也見窳

武士擊殺盜關中  
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  
碣石使燕入盧生求羨門高

誓韋昭曰羨門  
古仙人○刻碣石門徐廣曰壞城

郭決通隄防其辭  
曰頌三句為韻遂與師旅誅

戮無道為逆滅息  
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徐廣曰復一作

息暴逆以文訓道  
令無罪失故復除之庶心咸服惡論

功勞賞及牛馬恩  
肥土城皇帝奮威德并諸侯

初一泰平墮壞城  
郭○正義曰墮音許規反壞音怪墮

諸侯嘗城郭也夫  
自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

晴耕治之  
又麻地曰  
晴

儀宜也  
得事其  
短事有  
常也

詢責也  
咎也罪也  
過也罰也  
非人也

而所以容其  
惡始皇之驚  
悍而幸其中  
也

按秦平疑是  
泰字方叶韵  
慎曰請刻此  
石按古碑文  
刻此樂石後  
乃安樂石之  
演云改之唐  
泗演浮磬作  
也

此作也皆也借也

定。黎庶無繇。正義曰、音遙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徐廣曰、久一作分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正義曰使音所更反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正義曰、今靈夏等州。秦略取之。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墳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為贅婿。人。略取陸梁地。正義曰、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象郡。章昭曰、今日南。南。州。正義曰、即廣。州。市海縣。以適遣戍。

按後世邊多亭障本此

丘濬曰長城之築非獨始皇自昭王時已築于隴西趙自代王亦築於陰山下

直軍反、戍守也、廣州記云、五嶺者、大庾、始安、臨賀、揭陽、桂陽、輿地志云、一曰、臺嶺、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騎田、三曰、都龍、四曰、萌諸、五曰、越嶺、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竝河以東。徐廣曰、榆中、在金城也。屬之陰山。徐廣曰、在五原北。服虔曰、並音傍。傍依也。恬渡河。取高關陶山北假。正義曰、高關、山名、在五原。言高關、鄜元注、水經云、黃河逕河、北假地名、按河且縣、屬勝州、名河北。漢書地理志云、屬五原。縣○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索隱曰、高關、山名、北假地名、近五原。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索隱曰、徙有罪而謫之。以實初縣。即上自徐廣曰、皇甫謚云、彗星見。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正義曰、謂戍五嶺是南方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

十九



少以周余能欲涉民燔王禍今師李人之舍上古也王所法李事書  
見兼有城按愚指而書應水古師斯之已舍者貴後斯蓋坑  
已都丁爲且子鹿不秦麟之君之警天下其王也儒之事  
宮豐曰城起嬰君能欲曰筭平古事其而之審在荷獨出  
殿鑄按且行而浦愚思筭其非徒是而道君論于

多宮室書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罪。其謗已，對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如淳曰：律說論，築長城，晝日伺寇，學夜。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徐廣曰：一，無以吏爲師。制日可。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地理志云：五原郡，有九原縣。徐廣曰：表云：道九原，通甘泉。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正義曰：房白郎反，括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一十四里，按宮在阿城，中雍州郿城，西南面，即阿房宮城，東面也。顏師古云：阿，近也。以下其去咸陽近，且號之。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索隱曰：此以形名宮也，言其宮旗也。阿房後爲宮名。○正義曰：三輔舊事云：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中可容萬人，又鑄銅人十二於宮前。阿房宮以慈石爲門，阿周馳爲闕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索隱曰：謂渭屬咸陽，象天文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天官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正義曰：餘朝宮刑，百日隱於廢室，養之。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之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

四河今去猶四程

閣道天子通

阿房  
四阿房唐之竟  
濫刑書

接麗附麗也  
附城麗邑

恆安也

觀有以中云  
示人而為人所  
仰也

箝口書

慢懾  
欺也

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  
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正義曰、麗音離、五萬家雲  
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  
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  
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  
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  
正義曰、而說反、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  
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  
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  
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  
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  
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

徐廣曰、在二好時。○正義曰、括地志云、俗名望宮山。在雍州好  
時縣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秦始皇起從山上一見丞相車  
騎。乘弗善。即此山也。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  
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  
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  
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  
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  
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  
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  
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  
上樂以刑殺為威。正義曰、樂五孝反、天下畏罪持祿。莫  
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  
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一云、并力。○正義曰、言秦施法。不  
不得兼方者、令民之有方伎。不得兼兩。



燔燒其石是  
三始皇死後  
劉亦造秦滅  
籍亦造仙詩  
董份曰傳令  
始皇令所絃  
也下相傳而歌

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正義曰括地志云平舒故城在渭濱半破淪水南面通衢昔秦之將亡也江神送璧於華陰平舒道也有入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服虔曰水神也張晏曰武王居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瀉池○索隱曰按服虔云水神是也江神以璧遺鎬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告也○正義曰遺庚季反瀉湖老反括地志云瀉水出雍州長安縣西北瀉池○元注水經云瀉水承瀉池北流入渭今按瀉池水流入來通渠蓋鄴元誤矣張晏云武王居瀉池君則武王也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令武王可伐矣因言曰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之先象也服虔曰龍人之先象也曰祖人之先龍君之象 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壁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

余有丁日按游  
徒是巡遊為次  
年出遊張本

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正義曰謂北河勝州也榆中即今勝州榆林縣也言徙三萬家以應卜卦游徙吉也拜爵一級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

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九疑山在永

州唐興縣東南一百里皇覽家墓記云舜家在零陵郡營浦縣九疑山言始皇至雲夢望祭虞舜於九疑山上也

江下觀籍柯渡海渚正義曰括地志云舒州周安縣也此州過丹陽縣東南五里秦兼并天下以為郡郡也

至錢唐正義曰錢唐今杭州縣臨浙江晉灼曰江水至會稽

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曰蓋生餘杭也顧夷曰餘

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上會稽祭大禹正義曰上音上掌反越州會稽山上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



唐順之曰此細叙見始皇之愚

本末特詳此略

輟表本堂車以柳封李送

曰當史郡邵  
胡有實病乃魯始兼亡裝牀之秦一書子搜  
亥如如曰而至觀皇吞其至顛堂始男將論  
弒書董當崩沙孔巡後天沙倒踞皇子上不  
太無狐是丘子狩秦丘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子亦者時道宅至號王而衣之我我我我我

舟不傾。從臣誦烈。正義曰從音才用反烈美也所隨

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地地理志云丹陽

有江乘縣北六十里本秦舊縣也渡謂濟渡也竝海上。

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

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

所苦。正義曰鮫音交反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

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

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

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

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

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正義曰即山也弗見。至

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竝海西至平原津。而

病。徐廣曰渡河而西○正義曰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

古津也漢書公孫弘平津侯亦近此始皇惡言死。羣

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

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

高行符璽事所。休儼曰上未授使者。七月丙寅。

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徐廣曰年五十沙丘去長安二

靈王之死處○正義曰括地志云沙丘宮在鉅鹿武

北二十里又云平鄉縣東北四十里按始皇崩在沙丘之宮

一臺之中邢州去京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正義曰

反。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

輜涼車中。正義曰棺音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

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

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

扶蘇穿弑而盾  
首惡斯高矯詔  
耳矣亥實聽之  
之謀而何必不  
非弑亥未利能  
听斯高未利能  
行感之也自古  
害君父孰非感  
于利害者非感  
李夢陽曰扶蘇  
殺而秦亂季札  
藏非為扶蘇札  
以滅秦而亂吳  
也  
按釋名云鮑  
魚腐魚也埋  
藏使不腐臭  
也  
凌約言曰始皇  
營葬極其機巧  
以圖鏢無遺太  
而銷鏢無遺太  
史公叙其事如  
其擊然豈徒修  
善後策耳

秦後叙立石頌  
災祚將亡之兆  
紀遜年叙先叙  
凌約言曰按此  
羨門一曰仙人  
羨門道也

列葬書

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  
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  
封書賜公子扶蘇者正義曰去丘呂反而更詐為丞相  
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  
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正義曰數音色具反共賜死語  
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徐廣曰在常山○正  
義曰抵丁禮反抵至也  
從沙丘至勝州三千里會暑上輜車臭乃詔從官  
令車載一石鮑魚正義曰鮑白卯反以亂其臭行從  
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  
九月葬始皇鄜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鄜山及并  
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  
致厚徐廣曰一作銅鑄塞泉言至水也官觀百官奇

器珍怪從滅滿之正義曰言冢內作宮觀及百官位次奇器珍怪徒滿冢中滅才泯反  
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  
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正義曰灌音音上具天  
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結四脚○正義曰廣志云鮫魚聲如小兒啼力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異物志云人魚似人形長尺餘不堪食皮利於鮫魚錫材木入項上  
有小穿氣從中出秦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為燭即此魚也出  
東海中今台州有之按令帝王用漆燈冢中則火不滅  
度不滅者久之正義曰度音田洛反二世曰先帝後宮非  
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眾葬既已  
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  
已藏閉中羨正義曰音延下下外羨門盡閉工  
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里餘○正義曰關中記云始皇陵在驪山泉本北流使東  
西流有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山諸山括地志云秦始皇陵在

德凡六書，見秦皇驕矜之極也。

雍州新豐縣，西南十里。

寵奄書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徐廣曰：表云：十月。趙高，

為郎中令。漢書：百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下詔，

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

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

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正義曰：軼，徒結反。今始

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

母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正義曰：於用反。西雍，在咸陽西。今岐州雍縣故城是也。又云：西雍，雍西縣也。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

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

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

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

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

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

斯從。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

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正義曰：著，丁略反。以章先帝

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

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正義曰：稱，尺證反。其

於久遠也。正義曰：二世言：始滅六國。威振古今。自五帝

稱始皇成功盛德甚遠矣。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

臣斯。臣去疾。徐廣曰：姓馮。呂反。御史大夫臣德。

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

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

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

按刻石辭云：初，皇帝立國維。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時。臣奉詔，經六。不。久。滅。六。年。強。壯。有。六。上。顯。明。既。道。顯。明。既。泰。親。巡。遠。方。登。子。嶧。山。羣。臣。從。者。咸。思。臣。長。道。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野。自。太。古。

始世元萬數  
能禁止適今  
皇帝一家天  
下兵不復起  
災害滅除黔  
首康定利澤  
長久華臣誦  
略刻此樂石  
以著經紀  
刑以立威而擅  
權維楨曰自古  
奸邪謀國攪權  
類用此術

按少字當作  
去聲如三少  
之少謂次等  
近侍之官

一本上散郎  
作議郎

昆後也。身與通也。  
昆時也。又昆也。  
昆房故。昆房也。

丘澹曰。諸公子  
為胡亥所殺。卒  
之。胡亥亦不免  
焉。實秦累世殺  
人之報也。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

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  
言而未敢也。允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  
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  
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  
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  
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中。去上生平所  
不可者。今時不飾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  
時毋疑。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  
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  
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  
近官三郎。無得立者。索隱曰。逮。訓及也。謂連及俱被  
捕。故云連逮。少。小也。近。近侍之

臣。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而六  
有議郎。中郎。散郎。又有左右。三將。謂郎。中。車。郎。戶。郎。而六

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閻昆弟三人。囚於內官。  
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  
當死。吏致法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  
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  
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  
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乃仰天大呼  
天者。臣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  
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  
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為  
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  
罷其作者。復土鄠山。正義曰。謂出土。為陵。既  
成。還復其土。故言復土。鄠山  
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

賜循吉日二世  
即位誅大臣及  
諸公復作阿房  
宮致咸陽三百  
里內不得食諸  
侯兵矣太史公  
叙勝等起兵在  
用法益深刻句  
丘游曰此天下  
叛秦之始秦之  
禍生靈極矣於  
是乎天下之民  
不勝憤怨起而  
為兵當是時稱  
王以復六國之  
後者非止一勝  
獨書勝者勝其  
倡也

此要語於未若  
無要語實以見  
陳勝首事亂者  
四起秦之所以  
亡也

凌約言曰叙章  
邯擊盜簡而有

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  
士五萬人正義曰謂材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  
馬禽獸當食者多正義曰謂材度不足下調郡  
縣轉輸菽粟芻藁正義曰度田反謂下令調飲也皆  
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  
益刻深七月戌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正義  
曰勝音升○李奇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  
曰張大楚國也  
地山東郡縣少年皆殺其守尉令丞反  
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  
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漢書百官表曰謁者以  
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  
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

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儻為齊王服虔曰儻音負  
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應劭曰戲弘農湖西

界孟康曰水名今戲亭是也蘇林曰邑名在新豐東南三十  
里○正義曰戲音許宜反括地志云戲水源出雍州新豐縣  
西南驪山水經注云戲水出驪山馮公谷東北  
流今新豐縣東北十一里戲水當官道即至處 兵數十

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書漢

給私養自別為義少者小也故稱少府○正義曰胡甘反

盜已至眾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鄠山徒多請救  
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

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晉灼曰亭名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

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

茅坤曰自古權寵口而後可以固臣必杜天下之口而後可以固

正義曰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亳州所理縣魏咎臨濟正義曰今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正義曰括地志云邢州平鄉縣城本鉅鹿

戊漕轉謂以船車動兵猶戰也

創前也木為椽謂取按採椽謂取者皆具

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正義曰省二名曰音栝

決行流也又止水也

舉是也

勞不烈於此矣正義曰烈美也言臣虜之勞猶不美於黃河洪水放之海身持此矣又烈酷也禹鑿龍門通大夏道決

董份曰李斯傳  
叙二世此語為  
問故此斯阿意答  
之此叙語同而  
乃以為詰責之  
辭何也  
王維慎曰去疾  
劫猶知不辱斯  
卒亦不免  
矣

楊循吉曰中原陳  
亦遺事太史  
此欲約其辭即  
公欣今戰能  
以不勝吾功  
戰語且以見  
陳餘語且意亦  
同也參而紀此  
段觀之而伸縮  
之妙見矣  
元積詩胡亥之  
生也賢者得近  
聞趙高詐宜  
彼趙高者詐宜  
之戮人而傳  
之術且忍賊  
天之下為貴莫  
見其下以為尊  
是以天而為尊  
未盡而胡亥  
固已不能分禽

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正義曰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母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正義曰音竟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竝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母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正義曰為子偽反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正義曰卒子律反。四在由反。謂禁錮也。就五刑。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

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徐廣曰。一作卯。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險。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母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



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下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於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

光緒曰：子嬰非為二世報仇，乃自全之策。此舉差快人意。

茅坤曰：以下附項羽之慘作秦紀尾。

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者滋水，秦穆公更名霸水。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應劭曰：組，組者，天子欲自殺也。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也。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徐廣曰：軹，案蘇林曰：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東為從長也。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取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

件齊善

鉏音鋤也  
義同

王維慎曰太史公總論全文但過秦論上二耳原論上下二篇今更實秦後篇自秦并至安矣是并海內至自秦并海內至過也其言極古秦論其言極古但與三秦相上化如詞亦有重變者意生偶作未及刪定耳按漢書但引秦孝公

子所集文獨亦只依漢文獨亦西山依史記考次爲三段爲上編又本列爲上下氏同三篇與真中下三篇與真同耳秦并諸侯至而社稷安矣爲君臣異心子嬰不蓋始皇孤立死輔非所以救敗也秦孝公據函之勢異也爲上篇蓋論始皇業先義不施所以再傳而亡秦并海內至也篇蓋論秦民嚮風望治二世不

號曰三秦。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下二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

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

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

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

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

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

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

耰白梃。田器非也。孟康以耰爲鋤柄。蓋得其近也。望屋

而食。天下不裹糧而行。橫行天下。敵不部伍。旅進

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

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竝起。豪俊相立。曰德萬

人者。謂之。後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秦使章邯將

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此索隱曰。失

也。章邯之降。由趙高用事。不信軍將。一則恐誅。二則楚兵

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

不寤。籍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

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未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

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

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

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

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

重之以正傾也論  
所皇故爲上篇  
論二世故爲中  
篇論子嬰故爲  
下篇  
袁黃曰豈勇  
力三句與上豈  
世世二句遙對

按名字與實  
字相喚應

李廷機曰其  
救敗非也句此  
篇綱領

凌約言曰賈太  
傅既云孤立無  
親危弱無輔已  
重爲子嬰借矣

終身不替王乃  
責之過乎文  
格評過秦論云  
未及刪定意或  
在此  
增李廷機曰當  
此時承上上文  
淮水其所以亡  
者由子嬰蔽知  
段又曰先王知  
而承上上文覆  
相較辨其安危  
之相去云

又曰野諺段  
總括前意社稷  
安之統安字應

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  
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  
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徐廣曰。大守險塞。  
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  
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之也。其交未親。其  
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  
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索隱曰。賈誼書  
取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  
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  
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  
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

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  
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  
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挫口而不  
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  
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  
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  
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  
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  
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  
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索隱曰。賈誼而千  
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  
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

按秦始終興亡盛衰之故盡在此篇悉陳涉世家後

按呂延濟云秦至孝公益疆盛故先述之崤山秦塞擁據也關名據也猶囊盛按陳良云括盛也猶囊盛而結之欲盡取也

接師古云拱手言不勞功力也

接六國之十以下三段是以一套事為之謀通其意相謀兵詞意相

余有丁曰戰國策樓緩曾相秦

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

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

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

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下席之卷

天下。諸侯水散。席卷也。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

意。張晏曰。括。括囊也。言其能。并吞八荒之心。當是

時。商君佐之。索隱曰。商君。公孫鞅。仕於秦。為左庶長。遂

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

侯。索隱曰。戰國策曰。蘇秦亦為秦。連衡。衡。高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

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

取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

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

締。結也。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

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等四君皆為其

國。共相約結。為從。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

眾。於是六國之士。索隱曰。六國者。韓魏趙燕楚齊。是

山為九國。其三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

謀。徐廣曰。越一作經。或自別有此人。不必寧越也。索隱

呂氏春秋。杜赫以安天下。說周。齊明。周最。陳軫。昭滑。

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索隱曰。戰國策。楚人樓緩。魏文侯之弟。所謂樓子也。蘇厲。秦之弟。任齊樂毅。本齊之臣。入燕。昭王以容禮待之。以為亞卿。翟景。未詳也。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

按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有宋衛中山

接流血漂鹵卽書血流漂杵

李廷機曰秦昭襄五十二年滅西周莊襄元二周非始皇事

按此言事定威振始廢古道自立基業

林希元曰以弱黔首之民黔首以固黔首以爲國黔首以爲城而誰何管到上良將勁管到古人文法今人非不道亦道不到

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索隱曰吳起衛人廣孫武之後也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田忌齊將也廉頗趙奢皆趙之將也常以

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

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徐廣曰鹵猶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

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

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振長策而御宇內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徐廣曰拊拍也音府一作稿威振四海

南取百越之地韋昭曰越有百邑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

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

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應劭曰壞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已也殺豪俊取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

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徐廣曰斬隱曰踐亦出買本論又崔浩云踐登也

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如淳曰何猶問也

何或爲阿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阿夜行者誰也何呵字同天下以定秦王之

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索隱曰金城言其實且堅也韓子曰

史記卷六





唐天必不使扶  
蘇得嗣守其業  
斯言當矣如誼  
論也真書生之  
林希元曰歷觀  
太史公鋪叙秦  
人與亡本末如  
指諸掌行文有  
理詞氣開闢義  
伏精深雄大真  
名世之雄也公  
王蓋論參以已  
剛賈秦雖為班  
見所駁然中理  
之固頗多三論  
林言頗多三論  
如指諸掌行末  
義理深闢根  
起伏精深雄大  
真名世之雄也

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宗廟與民五字上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竝起而上下相道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

襄公初  
時止也則  
神聖之依  
止所也

增續而混潘家之  
今按陳涉三篇  
亦載此秦之下  
叙列秦之先  
紀其文法最略  
而史欲以証  
錄之欲以証  
而備遺也亦如  
鄭生傳又附  
生書之例索隱  
註亦味此惟魏  
存翁說公秦紀  
曰按憲公葬西  
作寧公葬西山

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二世之過也。襄公立。享國十二年。初為西時。葬西垂。索隱曰。重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處皆當據秦紀為說與正史小有不合今取異說重列於後襄公秦仲孫莊公子救周周始命為諸侯初為西時葬西垂。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宮白帝立十三年葬西垂。五十年死葬西垂。索隱曰。作郵時。又作陳寶祠。生靜公。靜公不饗國而死。生憲公。憲公饗國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地理志云。馮翊有衙縣。○索隱曰。憲公滅。湯社居新邑。葬衙。本紀憲公徙居平陽。葬西山。生武公德公。德公出子。出子饗國六年。居西陵。索隱曰。

楊慎曰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爲師保而穆公乃學于寧人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亥不待始則景

趙高得以殺扶蘇終于亡秦寺人之禍也史書之醜之也

按康景二字疑衍或下有闕文或下有按秦紀及此紀無僖公疑卽景公也

云居西破葬 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

出子鄙衍葬衛武公立武公饗國二十年居平

陽封官 徐廣曰平封官 葬宜陽聚東南 葬平陽初以

死從 三庶長伏其罪德公立德公饗國二年居

雍大鄭官生宣公成公繆公葬陽初伏以御蠱

索隱曰二年初伏本紀 宣公饗國十二年居陽宮

葬陽 索隱曰四初志閏月成公饗國四年居雍

之宮 徐廣曰之 葬陽齊伐山戎孤竹繆公饗國

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繆公學著人 索隱曰

又音寧著卽寧也門屏之間曰寧謂學於 生康公康公

寧門之人故詩云俟我於著乎而是也 生共公共公享

國五年居雍高寢葬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國

二十七年居雍太寢葬義里丘北生景公 索隱曰

作僖公系本 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高寢葬丘

里南 正義曰丘 生畢公 徐廣曰春 畢公饗國三

十六年 正義曰作 葬車里北生夷公夷公不享

國死葬左官生惠公 正義曰十年葬車里 惠公享

國十年葬車里康景生悼公悼公享國十五年

正義曰雍本 葬僖公 西城雍生刺 正義曰利 翼公

索隱曰公 刺翼公享國三十四年葬入里 徐廣

作厲共公 十四年居受寢葬悼公南也懷公 正義曰

人 生躁公 索隱曰又作趨公 王義曰懷公 四年葬

櫟園 其十年彗星見躁公享國十四年居受寢

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 徐廣曰年表 懷公從

晉來享國四年葬櫟園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

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徐廣曰：懷公生昭子，昭子生靈公。○索隱曰：紀年及系本無肅字，立十年表同紀十二年。居涇陽。享國十年。葬悼公。

西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

索隱曰：按本紀簡公名悼子，即刺襄公之子。懷公弟也。且紀及系本皆以爲然。今此文云靈公謬也。立十六年葬僖公。西

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惠公享國十三年。

葬陵圍。索隱曰：王助按紀年云：簡公後，次敬公、敬公

出公。出公享國七年。索隱曰：系本謂少主。出公自殺。葬雍。

獻公享國二十二年。徐廣曰：靈公子。○索隱曰：系本稱

葬壽圍。生孝公。孝公享國二十四年。索隱曰：本

葬弟圉。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陽。正義曰：本

十二年作咸陽。築冀闕。是十三年始都之。惠文王饗國二十七年。○索隱曰：十

九而葬公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生悼武

王。悼武王享國四年。葬永陵。徐廣曰：皇甫謐曰：葬

索隱曰：系本作武烈王。十九而立。立三年。本紀四年。○正義

曰：括地志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二十里。俗名周武

非也。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葬芷陽。索隱曰：十

葬芷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秦莊襄王陵，在雍州新豐縣

西南三十五里。俗亦謂爲子楚。始皇陵在北。故亦謂爲見子

陵。生孝文王。孝文王享國一年。葬壽陵。生莊襄

王。莊襄王享國三年。葬芷陽。生始皇帝。呂不韋

相。獻公立七年。初行爲市。十年爲戶籍。相伍。孝

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

立。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

按秦有兩惠  
公出子則有  
兩出子

按此是太史公紀秦之本與下歷年不相連

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脩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祠。始皇饗國三十七年。葬鄠邑。正義曰。鄠。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

二世皇帝享國二年。葬宜春。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年縣南三十四里。故胡亥陵在雍州萬上文葬以貽首也。趙高為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廣曰。本紀云。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正義曰。秦本紀自襄公至二世五百七十六年矣。年表自襄公至二世五百六十一年。三說並不同。孰是。未之知。

孝明皇帝十七年。正義曰。班固典引云。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詔問班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耶。班固上表答之。陳。秦過失及賈說。言答之。十月十五日乙丑日。索隱

乃班固因漢皇問及遂摘選短而著論如此不雜本然語高宜附入史記以他絕甚不似也陳沂曰其文不類孟堅恐是褚先生語

曰此已下是漢孝明帝訪班固評賈思賢中論秦。二世亡天下之得失。後人因取其說附之。此末。周歷已移。故王至三十七歲。至八百六十七。歷數既過。秦并天下。是周仁不代母。秦直其位。索隱曰。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移周亡也。仁不代母。謂周得木德。不生火。周為漢母也。言歷運之道。仁恩之情。子不代母。而王。謂水火不代。木言漢不代。周也。秦以爲周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之始也。按周木德也。秦水德也。五行之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所生者爲母。出者爲子。帝王之次。子代母。秦稱水。是母代子。故言若有德之君。相代不母。承其子。直音值。言秦并天下。稱帝。是秦德值帝王之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二。始皇初爲秦王。年十三也。○索韋幸姬有娠。獻莊襄王。而生始皇。故云呂政。并兼天下。極恃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正義曰。謂置郡縣。壤井田。開阡陌。不立侯王。始僕射。廷尉。典客。宗正。少府。中尉。將作。詹事。水衡。都尉。監守縣令丞等。皆施於後王。至于隋唐矣。蓋得聖

董份曰不威不  
伐宜作一句讀  
威字應前聖人  
之威則不能征  
以奄有天不蓋  
指始皇惡不篤  
不虛亡者言始  
皇惡及二世篤  
而遂亡也

悅狂之貌  
恍然自失也  
慌急慌慌也

陳沂曰不曰莊  
王而曰嚴王者  
班固避明帝諱  
也

何孟春曰賈誼  
過秦論曰向使

人之威。河神授圖。正義曰蓋者疑辭也言始皇之威能吞并天下稱帝疑得聖人之威  
靈河神據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正義曰狼音  
矢星天官書云參伐主斬艾事言  
秦據二蹈狼狐參伐之氣驅滅天下  
之至也。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鄼山未畢。復作  
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  
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  
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正義曰畜許又反言胡亥人身有頭而目能言  
語不辨。好惡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正義曰不威不  
若六書之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正義曰不  
伐惡五字為一句也。言胡亥籍帝王之威器。殘  
酷暴虐。滋己惡。惡既深篤。以至滅亡。豈其虛哉。距之不  
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  
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正義曰上音縮佩華紱。正義曰  
日音車黃屋。蓋以黃為裏者從百司。正義曰

反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  
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闢  
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正義曰為子偽反高死之  
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  
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翽翽上素車。嬰組。奉  
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  
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  
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鸞刀。祭祀宗廟所用  
也。執宗廟器者。下以宗廟血食。  
自歸。上○正義曰旌音精。鸞音莊。河決不可復壅。魚  
爛不可復全。索隱曰宋均曰言如賈誼司馬遷  
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  
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  
積衰。天下土崩瓦解。正義曰言秦國敗壞若雖

嬰有庸主之才  
當滅也史記秦  
本紀引之班固  
曰秦之積衰雖  
下土崩瓦解而  
所有復陳其巧  
以責一曰之孤  
誤哉余觀魏世  
家太史公曰秦  
滅魏說者皆曰  
魏故不用信陵  
君亡國以弱不  
于亡余以弱不  
然內方令秦平  
海內得其業未  
魏雖得乎命不  
佐益乎春衡之  
書常司惟命不  
于常令秦平海  
內而不知秦無  
道爲天之所欲  
速亡者何也即  
論魏之嬰也遷

吳訓名不  
秦如皇本紀

四十五

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  
孤正義曰日音駟一 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

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正義曰亦云

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鄒春

秋不名春秋曰純季以鄒入于齊公羊傳曰何以不

曰鄒音戶圭反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

里古紀之鄒邑帝王紀云周之紀國姜姓也紀侯謂齊哀

公於周懿王京之北外傳曰紀侯入于周王竹書云齊襄

公滅紀邾邾又括地志云邾城在青州臨淄縣東三十

里邾城在北海縣東北七十里邾城在密州安丘縣界邢

音駟邾音接秦始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國既崩絕箕

子比干尚不能存殷庸主子嬰焉能救秦之敗以買諒史

遷不通時變不如紀季之深識也季紀侯少弟不書名故

曰紀季 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

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徐廣曰班固

十七年詔問臣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賈

誦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以是臣素知之耳

索隱述贊曰六國陵替二周淪亾并天下號爲始皇阿

房雲構金狄成行南遊勒石東顧浮梁滿池見遺沙丘告

喪二世矯制趙高是與詐因指鹿炎生噬虎子嬰見推

恩報君父下乏中佐上乃庸主欲振頹綱云誰克補

蘇子古史曰諸侯之與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

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

汗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

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強弱之必相吞

滅此勢之必至者也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

齊桓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

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

耳地大兵強皆務以詐力相傾雖使桓文復生號令將有

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於蕩滅無

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

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

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墓布天下植根深

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木牙數世之後皆爲故國不可復

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故國不可復

而君民不親譬如指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與

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武之事乎割裂海內以

封諸將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其名而萬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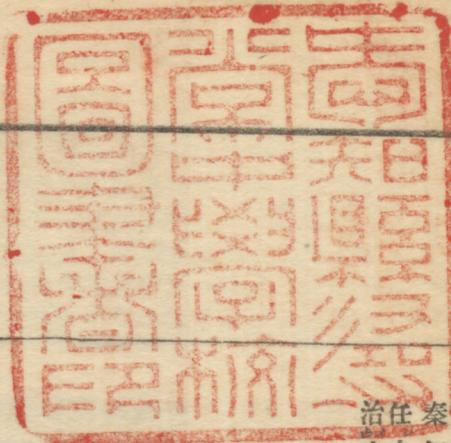
數年之間隨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之所在德不

勢也哉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之所在德不

可強反然秦得大勢而不免于滅亡蓋治天下在德不在

口口口口口

四十一



明治廿年七月改

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者上也使  
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絲賦省刑罰黜奢淫崇儉約選  
任忠貞放遺法吏而以郡縣  
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王世貞曰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  
而在莊襄以前之主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  
之取而在守之也夫秦自孝公用商鞅為功級之賞以  
誘戰士而使之強六國之民自始祖而至於耳孫其  
首世不入秦庭而封於涇潭之間男不得耕女不得  
織士不得拱手而奉先王之業蓋至始皇而天下得  
其所謂六國之邊秦者頓首於冀闕之下而周秦雖大  
出兵以攻之而非有血戰而封觀之實如長平伊闕者  
也秦之勢不併六國六國不併秦有矣秦雖大且  
秦至是是非與周代也與六國為代者也不併秦者  
伊夷之楚即纂晉之趙魏韓而纂姜之田氏也秦何  
以不滅之楚即纂晉之趙魏韓而纂姜之田氏也秦何  
稅以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乎夫誰曰不可善乎買生之  
攻守之勢異也

第八號

史記評林卷之六終

